

卖水果的阿姨

■李金范

去年夏天,下午值班的时候,无意中发现学校大门口的正对面,有一个阿姨摆地摊卖水果,摊子周围围了不少人,有学校同事,也有刚刚送小孩的家长。

我揣着好奇心观察很久,发现她的摊子前,每天围满了买水果的人。有一次,在办公室里备课,无意中听见同事在电话中交代卖水果的阿姨,给她挑几种新鲜水果,送到学校保安室放着。我越发好奇,是大家图方便,还是她卖的东西既便宜又好吃?

有一天下午,我刚好第一节没课,不如索性也去水果摊前转悠转悠。我来到她的摊子前,看了看她的水果,发现有十几个品种,每一种水果都很新鲜。阿姨见我紧盯着苹果,于是她随便拿起一个苹果,麻利地拿出小刀切了一小块递给我品尝,我接过水果放进嘴里嚼了嚼,感觉又甜又脆。我弱弱地问了一下价钱,阿姨的报价让我大吃一惊,比我在其他水果店买的水果至少要便宜一至两块钱。阿姨还让我试吃了其他水果,我都忍不住一一称赞。我收回视线,打量起眼前这个不起眼的阿姨,她中等身材,留着一头黑白相间的短发,皮肤黝黑,约莫六十岁。我不由得对眼前的阿姨刮目相看,阿姨为人厚道,童叟无欺,她很有生意头脑,知道不同的季节卖不同的水果,也很会选地方摆摊。于是我蹲下身子打算也挑些水果,阿姨麻利地给我装好袋,还特意送我几根香蕉。我掂了掂重量感觉很足,回家一吃,味道果然不错。

这个阿姨卖水果有些年头了,慢慢地我跟她熟了,她告诉我她还有一个固定的水果摊,有时我发现家里水果不足了,如果她不在学校门口卖水果,我就绕道去她店里买一点,后来我只要经过她的水果摊前,都会停下脚步或多或少挑些水果,照顾一下她的生意。

有一次,办公室同事买来一种叫“鹌鹑豆干”的零食,分给同事们品尝,大家吃了纷纷给予好评。于是我连忙询问她上哪买的,同事告诉大家:“找卖水果的阿姨买的。”我诧异地问道:“不是好久没看见阿姨吗?”“你不知道啊!现在阿姨建群卖水果了,每天上午在群里登记,下午她会亲自送到学校。今天我看很多同事接龙买豆干,我也买了一斤。”同事关切地问道:“你没加进群吗?我把你加进去。”没想到这个阿姨还很有经济头脑,懂得与时俱进,现在阿姨还扩大经营范围,除了卖水果,还顺带卖一些干货零食,价格不贵,味道不错,质量有保障。

这年头,做人也好,做生意也好都要本分。做生意,无论大小都要诚信经营,这样才会有回头客。同时也要懂得宣传,学会线上和线下同时交易。别看这个阿姨六十多岁了,却懂得变通,服务周到,把小本生意做大、做强。从阿姨身上我学会了,把每一件小事踏踏实实地做好。无论多大年龄,劳动都很光荣,劳动同时也是一种快乐。



(视觉中国)

杨梅帖

■沈页真

最近常有同事、朋友端来初夏的杨梅分享,光是看那忽红忽黑的杨梅色,口里的唾液就不由得流淌。那盘杨梅就似故人发来的请帖,一下子被邀约回到“在云上”的日子。

“在云上”教书的那些年,对周边环境熟悉起来之后,我们习惯了在晚饭后到乡间小路去散步,沿着长草漫脚的溪边,走过岁月悠久的石桥,嗅着一年四季变换的茶香、花香、草木香走走停停,从这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访友人,喝喝茶、聊聊天,再晃晃悠悠地走五六公里回来。

雨水偏爱暮春初夏,端午前杨梅就在几场雨里偷偷红熟了。记得那天傍晚很偶然,二胡、YZ两位支教老师带着我从中心学校出发,一路上没有明确目的地走走停停。我们在满池都是浮萍的池塘边上逗留,路过开满紫阳花的房子,还给一株双色茉莉拍了很多照片,也为了躲农家犬吠误入人迹罕至的小路……我们从天亮走到天黑,一户户人家的灯火渐渐亮起来,像镶嵌在山间的珍珠。此时的路还带着雨后的潮湿,一阵风过,隐隐约约闻到了杨梅的气味,那味儿在鼻尖萦绕,在脑海盘旋,然后口齿生津。

“呦,那儿!”又大又红的杨梅别在墨绿色的杨梅树上,杨梅果肉带着的水珠,在路灯下折射出碎钻般的光芒。我们不由得被那诱人的杨梅牵着走。二胡老师说那是他一个学生家的杨梅,于是就领着我们去家访。

学生家长见到我们马上撂下饭碗,开始烧水泡茶,害羞的学生赶紧躲到里屋,此刻肯定担心父母在老师面前数落他的不是,也害怕老师会道出他在学校的某个不好表现。数盏茶之后,二胡老师开始跟家长聊家长里短,逐渐聊到屋角那棵惹眼的杨梅树上。

“那是一棵早梅,品种不错,每年都很给力结满杨梅。孩子,快带老师去摘杨梅!”

那孩子一听到这命令,马上鲜活起来,翻箱倒柜找袋子,然后飞也似的奔向那棵沉甸甸的杨梅树,看他那熟练的样子,这树肯定没少爬。

“咔嚓”一声,一根缀满杨梅的大枝丫在我们的拉扯下竟然折断了,就在我们感到惋惜和难为情时,学生家长连忙过来打圆场:“杨梅枝条脆得很,最近又吸饱了雨水,难怪断了,哈哈!”他执意要把折断杨梅枝上的杨梅摘下来放到袋子里,而我却央求就这样让我扛着走吧……

于是这半树的红云便这样栖在我的肩头上,这意外得来的馈赠随着我在乡野间穿行,就像是流动的盛宴。枝叶扫过花丛、草丛,红熟的果子被摇落,捶向大地的胸膛,发出了“嘣嘣”的闷响。“我要扛着一树杨梅,走过半个龙涓去见你”成了一句浪漫的豪言壮语,也将我的青春酿成微醺的杨梅酒……

现在时常怀念,我已不是那个扛着杨梅树杈行走乡间的荒诞青年,会回想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有肆意生长的青春,那些无忧无虑、彼此牵念的友谊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中熠熠生辉。假如可以,不如应帖而往,再去啖食酸甜留齿间的杨梅,去回味把初夏扛在肩头奔走相告的日子……

母亲的咸饭

■刘辉煌

每当我很饿,又特别想家的时候,总会想起母亲煮的咸饭。老实说,母亲的厨艺并不出色,以她年复一年的做菜经验来说,如果能花点时间稍加琢磨,厨艺肯定能更精进。但母亲对生活品质要求并不高,她更注重的是经济实惠,省时方便,因而煮一大锅咸饭就成了她主厨的首选。

小时候,每到农忙时节,餐食总是一顿又一顿的咸饭。那时候,芋头、土豆和咸菜几乎是人们的家常便饭。庄稼人就地取材自种自食,不费钱,也管饱。母亲习惯于用芋头、土豆或者咸菜来煮咸饭。她总会烧旺一炉柴火,然后把肥肉切成小丁,放进锅里慢慢煸炒出香气,再加入芋头、土豆或者咸菜,最后加入事先浸泡好的米,这样煮出来的咸饭,总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每一粒米都裹着肉和菜的香,晶莹剔透,饱满圆润。那香味,光闻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那时候只觉得世上再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年少的时候总是这样容易满足,一丁点事物就能填满整个世界,幸福也是唾手可得。

母亲总说,煮好一锅咸饭,关键在于火候的掌控。她的手法看似简单,却暗藏玄机。我是那样迷恋母亲做的咸饭。每当母亲劳作回家,一身疲惫地放下锄头扁担,就一路小跑进厨房,一番洗洗切切,柴火在灶里“噼啪”作响,菜刀在砧板上“咚咚”翻飞,水瓢从水缸里“哗哗”舀起。不一会儿,厨房里便像变魔法似的飘出一阵阵香气。那时候总是感觉饿,饥肠辘辘的我们兄弟仨总是坐在厨房里垂涎,时不时问一声:“熟了吗?”那时用心等待饭熟的时刻,现在想来也是心无旁骛的认真,长大以后,再没有那样单纯那样用心地等待过一件事。

现在想来,母亲的咸饭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更承载着满满的护犊深情。那一锅咸饭,是母亲对我们饱满的爱。在当时经济普遍困难的情况下,她希望我们吃得饱又健康,咸饭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每次吃到这道充满温度的咸饭,我总能想起家的味道,想起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想到母亲以瘦小的身体撑着一个家的半边天。她也曾有过埋怨,咽下许多委屈,却依然为这个家操心劳碌着。

如今,母亲年逾古稀,体力大不如前。从前风风火火忙得团团转的母亲一去不复返了,猪栏、菜园、田地都已荒废,但她依然固执地坚守厨房主阵地,为我们煎炸烹煮。一日三餐最为折腾人,众口难调着实考验人的智慧。母亲有时也会唠叨,但说归说,待我们一身疲惫坐到桌前,必然是小菜清新、炒菜热烈、土菜筋道、米饭喷香,让我们大快朵颐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b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